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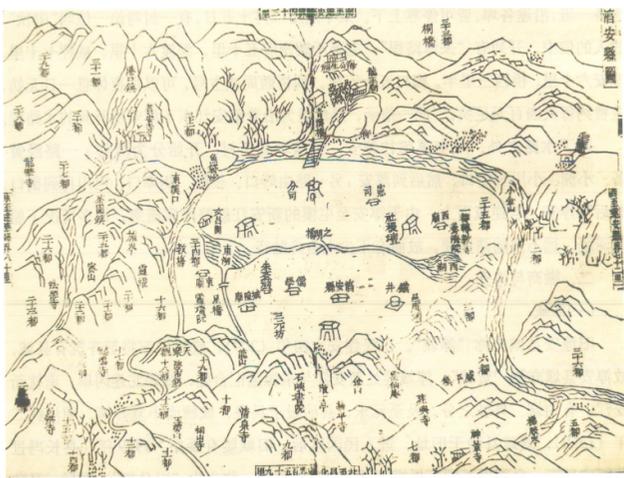


贺城

(上)

贺城(淳安)是新安江上的交通要冲,此处上溯屯溪,下达杭州,为进出皖南的必经之地。清代中叶,徽州启蒙读物《通用杂字》中有:“严州六县,建德寿昌,桐庐分水,遂安淳安,上达徽歙,下通苏杭。”而在歙县南乡的新安江畔,有一首“下淳安号子”,是这样喊道:“新安江,长又长,涨水了,开大船。树起桅,扬起帆,过急流,闯险滩。掌稳舵,顶住杆,船要稳,心莫慌。赴咸坪,下淳安,莫泄气,路还长。披星星,戴月亮,春去了,秋又还。”

(一)



原淳安县图

在传统时代,无数来往于新安江上的过客,曾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,描述他们眼中的浙西风情。明万历年间,著名文人李日华作有《溪行竹枝词》六首,其中之一曰:“五百溪程十日回,郎行妇送小塘隈,翠青管里鸳鸯鲜,换得淳安白酒来。”揆诸实际,李日华此行是前往休宁的齐云山朝山进香,其间途经淳安,故诗中提及当地的土特产品。而在更多的徽州人眼中,淳安县境之狭小、未建城墙以及民风的淳朴,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清代徽人程之鹄的《新安江地名杂咏十首》,就对徽港沿岸的铁索港、洲头梁、老人窗、淳安县、七里泷、钓台、鸬鹚源、程坟、半边山和范村共十处地名作了细致的描述。其中,淳安县诗即曰:“山县无城一水斜,俗还淳朴薄纷华,米公遗爱浮桥满,崖谷春深觅锦沙。”该诗自注:“淳安县,县有锦沙村。”故此有“崖谷春深觅锦沙”一句。程之鹄籍歙县岑山渡,著有《练江诗钞》。关于诗中的“无城”,在不少人的诗文中皆有描摹。例如,清人程瑞沅《槐江诗钞》卷2中有《夜宿咸坪》《淳安县》二首,其中的《淳安县》曰:

百里农桑地,青山抱县门,民淳无雉堞,地僻自乾坤。
梅柳山头翠,帆樯水驿喧,欲寻名胜里,谁是锦沙村。

在徽商所编的路程图记中,淳安县也被如此定位:“县小民淳朴,无城竟自偏。”光绪七年(1881),寓居苏州、返乡展墓的潘钟瑞,在其所著的《歙行日记》中解释说:“县治无城,于民舍比栉处,辟路作圆门,有似城门,亦颜曰‘澄清’。”也就是说,淳安县衙门设在民居之中,外面做个像城门样子的圆门,叫作澄清门。

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德·冯·李希霍芬,于1868年至

1872年间对中国做过七次地质考察,其足迹遍及当时的十三个省。他曾途经淳安,在后来的旅行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船行处的景色比昨天变化多。陡峭的山峰间可以看见窄窄的山谷,两条不小的河流在此处汇入新安江。淳安县下游汇入的这条河使得河水变得湍急,之后一直很急……淳安县在太平天国时期受到重创,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座没有城墙的县城,尽管如此,四个方位上还各有一个城门,似乎在护卫这座城市的尊严。”及至晚清民国时期,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在《泊淳安》一诗中写道:“雨声如耳语,细碎枕边轻,老去心情澹,无妨彻夜听。”这首诗写得细腻、生动,微妙地刻画了新安江上旅人的感觉。

为了方便南来北往的旅人,民国以后,新安江上有定时航船(亦称快船,为十二舱大篷船),根据《中国经济志》的记载,自深渡下水至淳安需要费时一天,而上水则须两天,每天上、下水各一班,沿途各埠,皆可停靠上下。某年旧历二月十五日,有一封写给一位叫“中秋”的人的信中,开列有“来淳路程”:“屯溪至徽州府五十里,深渡六十里,咸坪七十里,淳安六十里,桥西三里半,梅口五十五里。到桥西周成生号,可以宿夜休息一日无妨,旅费约每人四百元足矣。”此一信函,显然是为沿着新安江下游淳安所开具的水路程。

除了水路之外,从屯溪前往淳安,经篁墩到王村,开始分为两路:一路经黄备、小洲、小川至街口,然后到淳安;另一路由岭口、长陔、胡埠口、巨川再到街口,然后下淳安。若逆流而上,由于淳安至屯溪的新安江航路滩多流急,许多情况下船行滞缓,远不及陆路便捷,故而有不少人舍舟陆行。

(二)

旧淳安县城简称“淳城”。东汉建安十四年(209),威武中郎将贺齐筑有县城,故淳安县城亦称“贺城”。淳城地处新安江与东源港汇合处,城郭北连冈阜,南枕新安江,有内城、外城之分。及至元末,县治毁于兵燹,城隍而不复修筑。明洪武二年(1369),复建县治于旧址。进入民国以后,旧城屡有展拓。1929年,县长冯世范辟建后街,全部用茶园石板横盖其上,县民称便,称之为“冯公街”。嗣后,又陆续兴建了县前街,拓展了西门街。1931年,淳安县完成乡村基层政权建立工作,县城行政建置名称为淳城镇。至1949年前夕,城区计有县前街、县后街、上下冯公街、上下官贤巷、上下直街、东门街、横街和湖滨路等街道。路面宽4至8米,大都中铺石板,旁砌卵石,颇具特色。

根据当代《淳安县志》的描述:“城内房屋多两层,少有三层,都以木柱为骨架,外砌砖墙到顶,砌有天井、小鱼池。门楣、梁柱上镶有以戏剧人物为主要题材的木雕,形象生动,栩栩如生;窗棂有方、圆或菱形,图案美观。古街的规划布局、建筑形式具有徽派特色。整个古街马头粉墙与青灰小瓦相映,石板古道同彩雕拱楣争辉。”

1928年8月,著名佛学家蒋维乔一行五人,从自上海乘轮船至安徽大通登岸,先游览九华山,再前往黄山、白岳,然后溯新安江入桐江,登严子陵钓台,由钱塘江至杭州,乘火车回沪。在饱览了皖南如画美景之后,蒋维乔又以其生花妙笔,写下了数篇游记。其中,《黄山纪游》全文一万多字,记录了其人游览黄山和徽州的所见所闻。

当时,他沿新安江东下,沿途所经市镇颇多,其中亦提及淳安“县小无城郭,市街亦不繁盛”。正是由于

(三)

推举,其木主被奉送往淳安越国公祠配享忠烈。另外,清代前期歙县潭渡人黄瑄所撰的《篁墩辨》指出,歙县黄墩本名姚家墩,东晋时黄元集来守新安,卒葬斯地,子孙因家焉。其后黄氏开枝散叶,逐渐迁往各地,这些地方包括徽州的一府六县,饶州府的鄱阳、乐平、浮梁和德兴,以及严州府之淳安等地。类似于此的宗族还有相当不少,这在《新安名族志》中有着诸多描述。

除了宗族分支之迁徙外,当然更多的则是商业移民。

早在晚明,方承训所著《复初集》就曾记载,歙县人方廷贵“长贾淳安,淳安长者俱与公交”。康熙年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裔程庭,在返乡展墓时途经淳安,他看到该县没有城郭,“水滨山抱,直吾歙之一大村落耳”。此一观感,似乎并非绝无仅有。盛清时代著名诗人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亦曾提及:“乙酉乡试,徽州汪秀才廷昉以诗受业,《路过淳安》云:‘扁舟一叶枕江滨,邑小如村俗尚淳。’”所引诗歌的状摹者,与程庭之说法可以比照而观。准情度理,之所以说淳安像是歙县的一大村落,大概有两层含义:一是说淳安县城之规模很小,二是说淳安县城内外徽派建筑相当之多,以致让人产生错觉。

在传统时代,淳安附水依山,与徽州同属新安江流域,从皖南经新安江一水直下即到淳安,当地有许多徽州人在此定居、营生,淳安的建筑及风俗均与徽州颇为相近,所以程庭等人才会有淳安像是歙县一大村落的感觉。

而从各类历史文献来看,淳安与徽州的确相当密切。明人田汝成撰有《义仆阿寄传》,其中就讲述了这样

淳安县的特色,许多人经由此处,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30年,途经淳安的钱兆隆指出:“(淳安)据江右,无城郭,惟浙江萦绕,无异天然保障,居民鲜少,商业萧条,盖一小县也。对岸有明海瑞庙,顶礼者颇不乏人。随近产玉蜀黍甚多,且粗而大,惟质较硬耳。自淳安以上,河床趋高,水力充足,土人多知利用水力,遍设水磨或水车于江岸,以砮粟黍麦焉。水磨之法至简,仅在舟之两旁,悬木轮各一,中横以轴,水流趋之,木轮则逆水而动,旋转自如,其用虽广,而其法至陋,若能用以发电,则其效用当不止此也。”

在这里,钱氏不仅观察到淳安之县小无城,而且还注意到附近盛产的玉米。另外,他还提及新安江上的水碓和船磨,并敏感地指出,由于上下河流的落差极大,当地具有建设水电站之巨大潜能。

一个故事:阿寄是淳安徐氏的仆人,徐氏兄弟几人分家,老大分得一匹马,老二分到一头牛,老三的寡妇得到仆人阿寄,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。看到这种结局,寡妇就哭着说:马可以拿来骑,牛可以用来耕田,而你这样跟跟跑跑的老仆,只是浪费我家的饭菜而已。听了这番话,阿寄感叹道:主人是嫌我力气不如牛马吗?于是,他便谈了自己赚钱谋生的办法。听罢,寡妇就将其首饰等换银十二两交给阿寄,让他入山贩漆。过了一年,赚得的利润多达三倍。阿寄就对寡妇说:主人不必担心,您很快就可以发财致富了!果然,过了二十年,寡妇家的财产增殖到数万两白银。于是,寡妇嫁了三个女儿,两个儿子也成了家,聘礼都花了上千两的白银。接着,寡妇又延请塾师教授两个儿子,后来又通过捐纳,让二子成了大学生。寡妇囊丰篋盈,俨然成为该县首富。不久,阿寄病重将死,他对寡妇说:老奴牛马之报尽矣!接着,他交出枕中二纸,其中将主人家的财产巨细无遗地均分,并说:将这留给两郎君,可以世代相守。说罢,阿寄就撒手人寰了……徐氏诸孙有的怀疑阿寄可能私蓄了财产,于是就偷偷打开其人的箱子,结果发现,其中根本没有寸丝粒粟之储,阿寄的妻子和儿子,也只是敝屣掩体而已。

淳安隶属明清时代的严州府,“徽产生漆”自古迄今一直就相当有名,《义仆阿寄传》中提及阿寄贩漆为富人致富,显然有着确切的地域背景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则故事反映的佃仆经营,的确有其一定的真实性,这与新安江上游徽州的情形亦颇相类似。



现在的淳安县城